

章乃器 著

出獄前後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出 獄 前 後

章 乃 器 著

★

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刊 行

1937

出 獄 前 後

版權所有 · 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章 乃 器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★ 發 行 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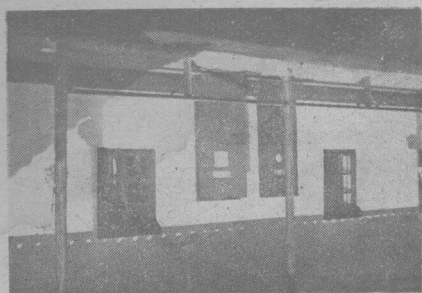
支店：
廣州漢民北路 梧州大中路
宜昌二馬路 武昌胡林翼路
長沙東長街 成都祠堂街
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漢版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粵版
發行額四千冊
發行額二千冊

★ 加價式成
每冊三角五分
外埠酌加運費
★

甲 項：第三七號
出版物：第一六〇號

出獄以前



↑ 六間
平屋，牢
獄中的天
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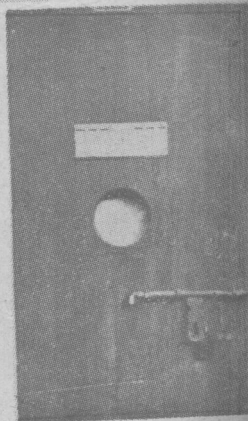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洗衣
服，比老
媽子洗得
好。↓



牢門的鎖在門外
面。許多人把自
己鎖閉起來，鎖
是在門內的。↓



門禁森嚴，裏
面却依然是人
的社會呀。←



出 獄 以 後



自勉

沒有信念，情願不做，

定了信念，生死以之。

我對統一戰線有信念，

我願爲統一戰線效死。

不驕張，不退縮，

不崛強，不屈服；

緊緊的把握現實，

沉沉着着的去做；

向着真理的光芒，

進一步就一步。

章乃器

二六，一一，八。

出獄前後

目錄

反不凡主義·····	一
大學程度時局觀·····	六
救國會和救國運動的前途·····	九
中國的前途·····	二三
論憲政運動·····	三三
我與青年·····	三九
由前方主義轉到後方組織·····	四七
怎樣展開弄堂組織？·····	五一

抗戰以後·····	五五
少號召多建議·····	五九
回鄉運動·····	六三
合理的統制·····	六六
論戰時金融·····	七〇
現階段的救亡工作·····	七六
反求諸己·····	八三
再論戰時金融·····	八六
今年的棉花問題·····	九三
今年的雙十節·····	九九
負擔起來新時代的艱苦任務·····	一〇一
平凡的領導和平凡的組織·····	一〇六

抗戰時期的民主問題·····	一一一
現階段的救亡運動·····	一一八
以抗戰到底的決心去運用九國公約會議·····	一三〇

反不凡主義

(獄中雜著之一，以杜文筆名發表)

義主凡不反

現在有些「自命不凡」的人物，在交際場中，在平常談話時候，在團體集會裏，總要發表一些「不同凡響」的議論或主張，以表示他是一個「出類拔萃」的英雄俊傑。可是，天下的事情畢竟都是平凡的，一切的真理都離不了平凡的現實。當然，有些人是真能發爲獨到的見解的。但是這種獨到的見解，也正要從平凡的方向裏得來，而決不能從不凡的方向去鑽牛角尖的。頭朝着天的不凡人物，是不可能看見社會裏形形色色的平凡事情的，自然更談不到從那裏面找取真理了。所以，合於真理的獨到的見解，和「不凡思想」是剛剛南轅北轍的。那就是說：自命不凡的人物，雖然天天想發表不凡的獨到的見解，而結果呢，決計吐不出來合於真理的獨到的見解，至多只能說一些凌空的不切實際的「高調」，來眩惑幼稚膚淺的人們罷了。

這種自命不凡的人物，在提出他的獨到見解的時候，往往演變而成爲一定的公式。比方，假使大家在討論一件事情，而估計出來一個必然性的時候，他便舉出一兩件偶然的事情，以「萬一」的口氣來提出他的獨到見解，以圖推翻那個大家同意的必然性的結論，有時候大家的討論把握住某一件事情在第一個階段裏的絕對性，他便要提出過去以至未來階段中的某些相反的因素，以推翻大家一致的這一件事情現階段的絕對性。有時候大家根據具體的事實來討論一件事情時，他使用很空洞的口氣，如「事情不是這樣容易的！」「天下事情變化多得很呢！」「將來的事情將來再看吧！」「……」類的句子，以打斷大家的討論，而爭取他的「獨到主義」的勝利。有時候上面所說的種種手段多沒有運用成功，而他的不凡依然表示不出，他還可以用一種極極莊重的態度和極嚴肅的語調，像變戲法的人在揭幕以前向觀衆做作的樣兒，提出一件不重要的事情，而想最後單在態度和語調當中表現他的不凡。要之，這種人的目的，只在表現自己的不凡，而事情會不會弄糟，却不在乎。

這種不凡觀念是很危險的，因為它可以欺騙許多膚淺幼稚的人們；特別在羣衆當中，不凡的人物會提出極左的口號，而沒有訓練的羣衆，往往會被他的極左口號所欺騙的。甚至在一個會議當中，也往往可能因為不凡人物的存在，使大家一時爲遷就起見，而暫時同意於一個不十分切合真理的折衷案。許多人明明知道真理並不如此，也並不肯放棄真理，但爲了「面子」起見，便不惜稍稍的犧牲了一些真理。

可是，這種折衷態度往往也要發生危險的；因為，把一個合於真理的主張和一個背於真理的不凡高調折衷起來，那個結論往往可能是半真理、半高調，那結果依然是侮蔑了真理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在任何場合公然提出「反不凡主義」，以肅清這種個人主義的有害思想。

本來，「不凡」、「獨到」……都是很好的，這就是一般所謂天才者和富於創造性者所稟有的特質，而天才者和富於創造性者是在不論那一個時代，那一種社會裏都迫切需要而應該受人尊敬的。但是「不凡主義」、「不凡觀念」、「不凡思想」、「獨到主

義」「獨到觀念」「獨到思想」……都是要不得的原因。就因為不凡主義者，是不顧社會、民族和團體的利害，而只求一己的不凡。這正和英雄是任何時代、任何社會都需要，而英雄主義却絕對要不得一樣。

我們在傳記當中看到關於托羅斯基生平的鱗爪，就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凡主義者。但是，這種人是到處可以找得到的。許多「反××主義」「反××論」……一類的書籍，就是這一種人的貢獻。這種書在懂的人看來，真是要笑痛了肚皮，就在他們自己，也往往明知自己的作品很膚淺；但是，一想到非此不足以表示不凡，也就只好硬着頭皮出版去了。在一個會場當中，用一些叫囂的語調博取聽衆的采聲的，也往往是這種人——當然，並不是能够博取聽衆的采聲的都是這種人。

這種人，你倘使說他是個人主義、英雄主義、或者聖賢主義者嗎？他是不服的。你說他們是衝鋒主義者嗎？他有時是可能由極左一變而為極右的——只要當時極右能表現他的獨到和不凡。只有說他是「不凡主義者」，或者他容易自覺一些。這說明了不凡主

義這一個名辭的鑄造，並不是爲要表現「不凡」。

最後我想到了目下文藝界中的所謂「反差不多運動」，是不是含有「不凡主義」的意味呢？自然，「差不多」而取消了創造性，而成爲公式化，那是不好的；然而，倘使「反差不多」而變成「不凡主義」，而在「不凡主義」的方向公式化，那自然是更不好，而且極其危險！

(二六·三·一三——立報)

大學程度時局觀

(獄中雜著之二，以杜文筆名發表。)

在本月六日的大公報社評裏，我們發見了一個新名詞，叫做「初中程度的時局觀」。所謂「初中程度時局觀」，原文雖然不會舉出例子來，然而顯然是指對敵人主張強硬的一切論調。

有了「初中程度時局觀」，自然不可沒有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。那除了大公報的主筆先生可以當之無愧以外，像胡適之一流人物，自然也是很配資格的。

這些自命爲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的人物，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呢？

那幾乎是異曲同工的大約在「九一八」事變之後，主張不抵抗的少不了他們；在「一二八」戰爭以後，主張訂立淞滬協定的也少不了他們；在長城戰爭以後，主張簽訂塘沽協定的也少不了他們。特別是他們隊伍裏的胡適之先生，他曾經做文章大捧塘沽

協定，認為後此中日兩國可以相安無事——放棄東北四省原是胡先生一向主張的。胡先生當時還曾經寫過一篇文章，痛罵岳飛是軍閥，而高讚秦檜是一個有眼光、有手腕的政治家，想為「今之秦檜」張目。後來還有另一位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的朋友，就把胡先生的高見，編入一本什麼白話中國史裏去，由某大書館代為出版。不幸得很，這部書畢竟是被查禁了！

這許多事實，已經足夠告訴我們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是怎樣的高明！就是胡先生，在前年華北分離運動發作，他的「終身教授」地位幾乎不保的時候，也曾經很感慨的發表談話，說自己過去的「時局觀」是錯誤了。胡先生錯誤事小，中華民族却已經吃了大虧！這就是所謂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的貢獻！

這也是一點都不足為奇的，因為自命為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的人們所足以自豪的，只是多了一些「內幕的消息」。但是，很可惜的，他們少了一個完美的理論工具，不能把這些「消息」做一個有系統的觀察，所以結果是看清一株一株的樹木，而看不見樹林；自

然更談不到把這些「消息」做一個見筋見骨的解剖，所以雖然稱爲「內幕」，而實際却不過是大汗滿頭的在皮外面數一根一根的毛，回頭給我們一個毫無用處的報告！

這到也並不是說他們不聰明；或者還是地位所關，不能不「利令智昏」吧？爲了要保持一個崇高的社會地位，爲了要保持偌大的財產，求一個苟安自然是他們頂聰明的打算。但是，到了敵人不容許他們苟安的時候，可就變成「聰明自誤」了。這本來也是可以意想不到的；然而這種「意想」畢竟是太使他們掃興了，到還是情願不去「意想」，而姑且在享樂的夢中多過一些時候。

所謂「大學程度時局觀」就是這麼一回事！

救國會和救國運動的前途

(獄中雜著之三，以金鋒筆名發表)

在最近的幾個月中間，大家對於救國運動的前途，有了種種不同的估計。過分樂觀的人們，認為在三中全會之後，政治趨勢已經起了一個突變，救國運動以後自然可以一帆風順，毫不費力的達到最後的目的。過分悲觀的，却認為一切都不過是玩手法，掉槍花，政局依然還是過去的政局；政權的本質不變，一切的希望都是幻想。尤其在法院對七先生提起公訴以後，這種悲觀論格外的抬頭，有許多人對聯合戰線都一時失去了信仰。

其實呢，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，都是機械論的。聯合戰線的鬥爭，是和通常的革命鬥爭一樣艱苦的；在情緒的抑制上面，聯合戰線的鬥爭，甚至比通常的革命鬥爭還要艱苦。我們難道不看見：別人爲了聯合戰線的勝利，還要大流血嗎？只有幻想的人，只有投機取巧的人，才會希望有一帆風順的前途。但是，這種人是根本不配做任何的政治鬥爭的，